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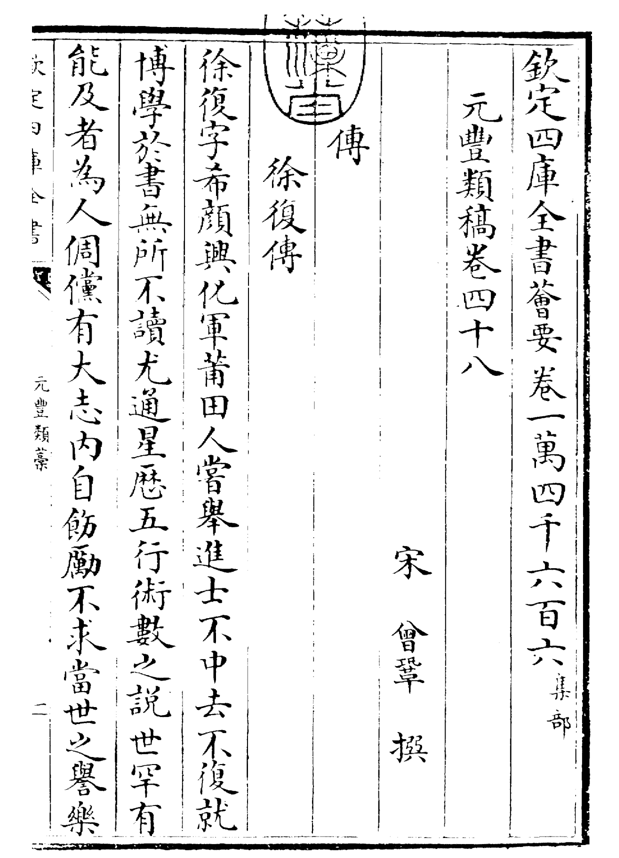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豐類藁卷四十八 九

詳校官助教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六百六 集部

元豐類稿卷四十八

宋 曾鞏 撰

傳

徐復傳

徐復字希顔興化軍莆田人嘗舉進士不中去不復就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通星歴五行術數之說世罕有能及者為人倜儻有大志内自飭勵不求當世之譽樂

其所自得謂富貴不足慕也貧賤不足憂也故窮廬漏屋敝衣糲食或至於不能自給未甞動其意也遇人無少長貴賤皆盡恭謹其言前世因革興壞是非之理人少能及然其家未甞蓄書葢其强記如此也康定中李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參知政事宋綬天章閣侍讀林瑀皆薦復詔賜裝錢州郡迫趣上道既至仁宗見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復所以為上言者世莫得聞也仁宗因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

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内不
宜外仁宗善其言復又獻所為邉防策太一主客立成
歴洪範論上曰卿所獻書為卿留中必欲官之復固辭
迺官其子晞留復登聞鼓院與林瑀同脩周易㑹元紀
歲餘固求東歸仁宗髙其行禮以東帛賜號冲晦處士
復久遊呉因家杭州州牧每至必先加禮然復未嘗肯
至公門范仲淹知杭州數就復訪問甚禮重之仲淹嘗
言西兵既起復預言罷兵歲月又斗牛閒嘗有星變復

言吳當大疫死者數十萬人後皆如其言復平居以周易太玄授學者人或勸復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為以徼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為文章盡焚之今其家有書十餘篇皆出於門人故舊之家復卒時年七十餘既病故人王稷居睦州欲往省之復報曰來以五六月之交尚及見子稷未及往至期復果已死其終事皆預自處子睎年五十餘亦致仕官至國子博士復贈尚書虞部員外郎復死十餘年而沈遘知

杭州牓其居曰高士坊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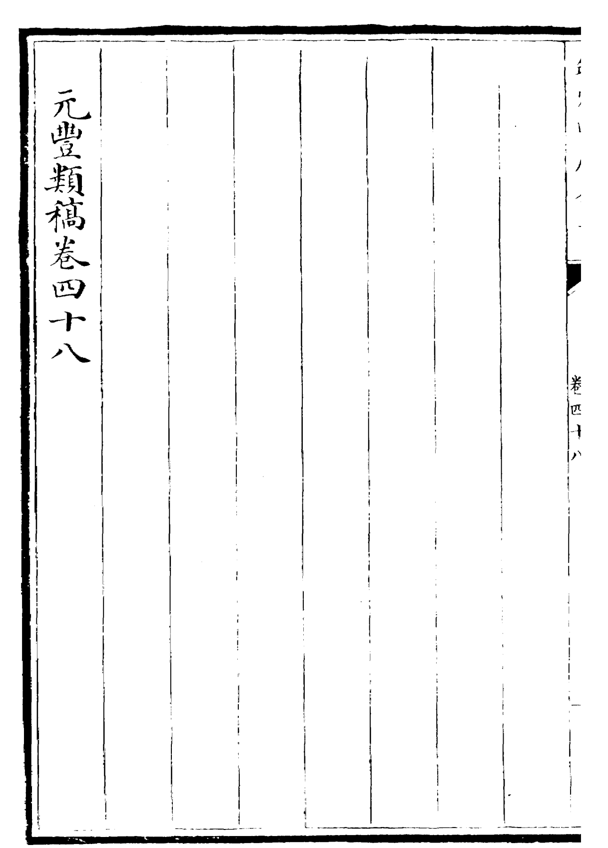
贊曰復之文章存者有慎習贊困蒙養等篇歸於退求諸己不矜世取寵予論次復事頗採其意云若復自拔汙濁之中隱約於閭巷久而不改其操可謂樂之者已

洪渥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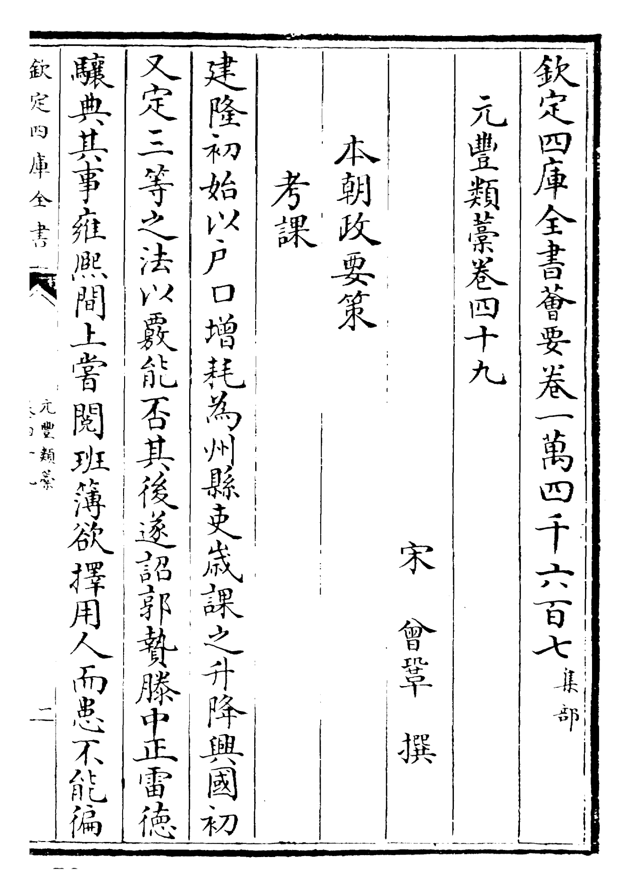
洪渥撫州臨川人為人和平與人遊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輙連黜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黄州麻城之

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為人渥死逈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而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心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柰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

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所存蓋人人所易到故載之云



元豐類稿卷四十八



元豐類藁卷四十九

宋 曾鞏 撰

本朝政要策

考課

建隆初始以户口增耗爲州縣吏歲課之升降興國初又定三等之法以覈能否其後遂詔郭贄滕中正雷德驤典其事雍熙間上嘗閲班簿欲擇用人而患不能徧

知羣下之材始詔德讓以羣臣功過之迹引與俱對淳化中又分京朝官考課使王沔主之幕職州縣官考課使張宏主之三班考課使魏廷式主之沔既奏其法於是御史弋子元郎吏張紳皆以負黜焉然沔之法亦以煩碎無待士君子之體物議非之久之復廢京朝官考課而置審官院以錢若水主之廢州縣官考課歸之流内銓以蘇易簡主之唯三班無所改易其後天子又嘗欲用宰相脩唐制書考之事既而但欲責其稱職遂不

行焉然親書課最之意二十餘幅以賜若水等蓋其丁寧之意如此焉

訓兵

古者四時田獵以習武事孔子譏不教民戰者周禮司馬軍旅之政詳矣戰國至於漢唐兵法尤具焉自府衛廢而執兵者皆市人故有天寶之敗以至晉漢兵雖數十萬而皆不素習士居閒暇則自為生業將秉勢重則取其課直至周世宗高平之退遂收驍勇之士命太祖

習馬取其尤者為殿前軍而禁衛之精自此始也宋興益精其法壯鋭者升其軍籍老懦者黜而去之以至太宗真宗屢自臨試而蒐擇故興國有楊村之閱咸平有東武之蒐軍旅之盛近世無比焉然自此兵益以廣議者以動衆為疑而簡練之綱遂疎黜廢之法益恕矣雖天子丁寧欲捄其敝而羣臣莫能承其意焉

添兵

唐罷府兵始置神武策為禁兵不過三數萬人以備天

子扈從藩衛而已故禄山之叛驅市人以戰賊德宗蒙
塵扈駕者四百餘騎甲兵皆散在郡國自河朔三鎮不
統於京師餘可舉者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寧武各
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而
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亦各不下萬人五代之際四
方割裂以區區中州之地晉漢之兵嘗至於數十萬人
養之既費教與用之又皆不得其理周世宗高平之退
中國兵制始修列焉宋興太祖鑒前世之敝益修教習

之法始點老懦之兵至於邊鄙務在擇用將帥以折衝一方之難故姚内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領之兵纔五六千而已當是之時舉中國之兵纔十六萬人平五强國不知兵之少也至太宗伐劉繼元駕前之兵盖十餘萬兵之稍稍益廣自是矣其後曹彬之敗祁溝關也在行之兵實二十萬既而楊業敗於陳家谷口劉廷讓敗於君子館全軍殁焉士卒前後戰死沿邊瘡痍之兵不滿萬計皆無闘志河朔震揺悉科鄉民為兵

以守城咸平之間又集近京諸州丁壯以為兵而西北邊臣猶請益兵不已張齊賢請調江淮丁壯八萬以益西師天子憂之謂呂蒙正曰方事之警急衞兵亦可抽減其如衞兵數亦不足蒙正復請取河南丁壯以益兵天子難其言然不得已而卒聽焉其後又請濟師不已遂令劉承珪取環慶諸州之兵升為禁兵號振武軍以益焉自此募兵之法益廣矣天子延見近臣屢歎兵數之倍而思太祖之法有減兵之意嘗曰雖議者恐其動

衆亦當斷在必行然羣臣莫能承上意焉

兵器

百工之事皆聖人為而其於兵械尤重弓矢之取諸睽始見於經至於周官考工所陳五兵之法可謂詳矣漢興言兵者十三家其要皆以便手足利器械立攻守之勝語曰器不堅利與徒搏同是兵械之不可不脩也宋興太祖將平定四方命魏丕主作責以稱職每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作治之巧盡矣國工署

有南北作坊歲造甲鎧貝裝鎗劒刀鋸器械箭葫蘆皮笠弩樁床子弩凡三萬二千又有弓弩院歲造弓弩箭弦鏃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弓弩箭劒甲兜鍪甲葉箭鏃等凡六百二十餘萬又别造諸兵幕甲袋鉦鼓炮炒鍋鑭行槽鍬钁鐮斧等謂之什器凡諸兵械置五庫以貯之戎具精勁近古未有焉景德中以歲造之器可支三二十年而創作未已天子念勞費之宜省也因遣内都知秦翰閲武庫所聚令給用有餘諸作治以

權宜罷焉

城壘

周世宗時韓通築城於李宴口凡立十二縣又築束鹿增鼓城葺祁州數年又自滹陽至乾寧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宋興王全斌葺鎮州西山堡障劉遇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等五城太宗既平太原以潘美守之隰舊州遷于榆次又命美鎮三交三交在西北二百里地號故軍谿谷險絶爲戎人之咽喉多由此

入寇美師師襲之偽軍使安慶以城降因積粟屯兵以守之久之遷并州于三交以美為帥焉

宗廟

堯舜禹皆立二昭二穆與始祖之廟而五商人祀湯與契及昭穆之廟而六周人祀后稷文武及親廟而七漢初立廟不合古制至晉采周官定七廟之數而虚太祖之室隋興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初因其制貞觀立七廟天寶祠九室梁氏以來皆立四廟宋興采張昭任

徹之議追尊僖順翼宣四祖而立其廟用近制也蓋自禰至於高祖親親之恩盡矣故有四廟之制前世祖有功宗有德不可預為其數故有五廟六廟七廟之禮先儒以謂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此古今之文損益之數昭昭可考者也

邊糴

建隆元年以河北仍歲豐稔穀賤命髙其價以糴之

常平倉

淳化二年詔置常平倉命常參官領之歲熟增價以糴歲歉減價以糶用賑貧民復舊制也

偵探

淳化中柴禹錫趙鎔掌機務潛遣吏卒變服偵事卒王遂與賣書人韓玉有不平誣玉有惡言禹錫等以狀聞上怒誅玉京人皆寃之自是庳得他事上不復聽至道中又有趙贊性險詖捷給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間言於上上以為忠無他腸中外畏其口既而天子覺

悟卒誅賛焉

貢舉

貢舉之制建隆初始禁謝恩於私室開寳五年名進士安守亮等三十八人對於講武殿下詔賜其第六年又名宋準等覆試於講武殿殿試自此始也自隋大業中始設進士科至唐以來尤盛歳取不過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尋亦復故開成中連歳取四十人又復舊制進士外以經中科者亦不過百人至太宗即位

興國二年以郡縣闕官决旬之間拔士幾五百以補闕員而振滯淹又未命官而賜之緑袍靴笏使解褐焉八年進士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萬七千三百人始命知貢舉蘇易簡等受詔即赴貢院不更至私第以防請託至殿試又為糊名之制

軍賞罰

天寶之後將之廢置出於軍則軍之驕可知也五代之際國之興亡出於軍則軍之驕又可知也又周世宗奮

然獨見誅敗撓之將而軍之約束始修太祖之為將也每有臨陣逗撓不用命者必斫其皮笠以誌之明日悉斬以徇自是人皆死戰及太祖受天命謂征蜀諸將曰所破郡縣當傾帑藏為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在土疆爾故人皆用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蜀既平擇其親兵得百二十人隷殿前司謂之川班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其後郊祀優賞太祖特詔賞御馬直更增五千而川班殿直以不在此例擊登聞鼓訴之太祖怒立

命中使執歸本營各杖二十明日盡戮於營中餘八十人配諸州遂廢其班初太祖嘗問唐莊宗享國不久何也飛龍使李重進對曰莊宗好畋而將士驕縱姑息每出近郊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必望勑賜莊宗即隨所欲給之如此者非一末年之禍蓋令不行而賞賚無節也太祖撫手嘆曰二十年夾河爭取天下而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誠為兒戲我今養士卒固不悋爵賞但犯法者惟有劍耳及聞川班殿直之

詐使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便為恩澤又焉有例故盡誅之世宗太祖之馭軍賞罰如此故世宗取淮南關南之地太祖平五强國如拾地芥由是觀之軍無驕否惟所馭之術何如若太祖之智可謂神矣

雅樂

周世宗患雅樂陵替得王朴竇儼考正之宋興儼定文舞為文德之舞武舞為武功之舞大朝會用之又定十二曲名以為祭祀會朝出入之節焉朴儼所考正有未

備者和峴繼成之然裁減舊樂乃太祖之聖意章聖用隨月之律主上新皇祐之制雅樂備焉

佛教

建隆初詔佛寺已廢於顯德中不得復興開寳中令僧尼百人許歳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歳度一人以誦經五百紙為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萬數天子驚駭遂下詔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餒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

安得無轉死之民東南之俗游惰不職者跨村連邑去而為僧朕甚嫉焉故立此制

史官

天子動則左史書之春秋是也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是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魏晉歸之著作其後亦命近臣典其事後魏始置起居令史行幸宴會則在御座前記君臣酬答之語又別置起居注二人北齊有起居省隋置起居舍人二人以掌內史唐起居之官隷於門下

顯慶中郎與舍人分隸兩省每天子御殿則左右夾香案分立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頭之坳處有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典禮文物冊命啓奏羣臣甍免懲勸之事悉載於起居注季終則送於史官長壽中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使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由而書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命宰相一人專知撰録季終付於史官即今之時政記也元和十二年又委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注令其綴録太和九年

詔郎舍人准故事入閣日賫紙筆立於螭頭以記言動故文宗實録為備焉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樞密直學士修日歴世宗用陶穀之言修明宗之制開寳中扈蒙為修撰以謂内庭日歴樞密院抄録送史官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盖宰相庻漏洩而史官限疎遠故莫得而具也請言動可書者委宰相參政月録以送史官使修日歴遂以參知政事盧多遜專其事興國中詔書病史氏之漏落又以參知政事李昉專其任而

樞密院亦令副使一人專知纂述昉請每月先以奏御乃送史官時政記之奏御自昉始也淳化之間從張佖之請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梁周翰掌起居郎事李宗諤掌舍人事焉周翰宗諤言崇德殿長春殿宣諭論列之事時政記記之樞密院事關機密本院記之餘百司封拜除改沿革制撰之事請悉使條送以備論撰月終皆送史官從之又令郎舍人分直崇政殿記言動别為起居注每月先以奏御起居注奏御自周翰宗

謬始也

正量衡

建隆初頒量衡於天下淳化中以太府之式不足以合信取平守藏吏緣為奸天下歲輸者至於破産以萬數守者更代動必數歲計爭於是天子詔有司使為新法劉承珪劉蒙言權衡之法起於黍十黍為絫十絫為銖四十銖為兩度之法起於忽十忽為絲十絲為毫十毫為氂十氂為分為一絫四黍以開元通寶錢肉好周均

者校之十分爲錢十錢爲兩自分釐毫絲忽轉轉十倍增之凡一錢爲十萬忽因取毫髮計之皆有凖自一錢至半錢爲衡以校之得錢二千四百輕重等者爲十五斤可施用幷以絲忽毫釐銖累之凖奏御詔三司較之以御書淳化三體錢二千四百磨今與開元通寶錢輕重等定其法爲新式頒之天下權衡之法得焉

戸口版圖

太祖元年有州一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戸九十六萬七

千三百五十三末年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六戶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興國初有上言事以閏為限三歲一令天下貢地圖與版籍上尚書省所以周知地理之險易戶口之衆寡至道初又令更造天下州縣戶口之版籍焉

任將

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

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嘗令爲郭進治第悉用甋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得用之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趣作無復言此可爲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於仇讐取姚内斌於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西山嘗有軍校訟其不法上曰進馭下嚴是必罪人懼進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使中人執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輒以千萬李

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又加賜賚漢超猶私販榷場規免商算有以事聞者上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邊將皆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居不過廵檢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西山上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衂此可謂小其名而崇其

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伐然用彥昇守原州繼業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畧其小而求其大矣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責其成矣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關市之租則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撓其權則在位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畧其過則材能進久其任則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於是太祖兼用

之故以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禹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防北敵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武以備西戎如姚內斌董遵誨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人而威名皆行乎西北當此之時建隆元年六月誅李重進收潞州十一月誅李筠收揚州四年收湖南北六年收蜀十三年收南越十七年定

江表之地内則吳越閩海歲奉貢職外則交州丁璉高麗王伷請吏嚮化而契丹脩好之使數至於闕庭拱揖指麾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憂蓋太祖用將之術如此故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

水災

周世宗嘗使竇儼論水沴所興儼以謂陰陽者水火之本陰之主始於淵獻水之行紀於九六凡千七百二十有八歲為浩浩之會當此之時雖有周唐之君不能弭

其患者數也若至於后辟狂妄以自恣權臣冒昧以下專政不明賢不章則苦雨數至潦水厚積德宗壬申之水者政也漢以來言災異者亦然然則誠古今之通論宋興常雨之沴間輒有之然未嘗有百川沸騰黎民昏墊之患也而太祖開寶之間常以霖雨之憂出後宫以銷幽閉之感太宗淳化之歲嘗自七月至九月雨不止崇明門外皆浮覓栰以濟壁壘廬舍多壞人多壓死物價踴貴秋斂用微於是流移者衆而陳頴宋亳之間盜

亦稍稍而起太宗加給復之恩賜糜淖之餉以救其變此祖宗所以懼天災圖政務之遺事也

汴水

昔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始皇疏之以灌魏郡者是也或曰浪宕渠自滎陽五池口來注鴻溝者是也或曰浚儀渠漢明帝時循河流故瀆作渠渠成流注浚儀者是也或曰石門渠靈帝時於敖城西北累石為門以遏渠

口者是也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

而兼汴水又東至榮陽之北而旃然之水東流入汴榮

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閒小閒中東流而出

濟水至此乃絶桓温將通之而不果者晉太和之中也

劉裕浚之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以漕

運者義熈之閒也皇甫誼發河南丁夫百萬開之起滎

陽入淮千有餘里更名之曰通濟渠者隋大業之初也

裴耀卿言江南租船自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

陰合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者唐開元之際也後世因其利焉太宗嘗命張洎論著其興鑿漕運之本末如此宋至道之間也

刑法

太祖始用士人治州縣之獄太宗即位尤重用典刑哀矜之詔歲輒有之刑部設詳覆之員諸路命糾察之使至於淳化又置審刑院於禁中防大理刑部之失凡具獄先上二司然後關報審刑事從中覆然後下丞相府

又以聞始命論盖其慎重之備如此焉

管榷

太祖知百姓疾苦五代之政欲與之休息故詔書屢下弛鹽禁於河北實鹽價於海濵有司嘗欲重新茶之估以出於民上曰是不重困吾人耶遂置其議既平五强國收天下之地未嘗不去其煩苛與百姓更始焉故民始得更生於水火之中當是之時靡敝少而用約也自是以來兵籍既衆他費稍稍亦滋錮利之法始急於是

言礬課則劉熈古深茶禁則樊若水峻酒榷則程能變鹽令則楊允恭各騁其意從而助之者寖廣自此山海之入征榷之算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猶不能以為足也

歷

察天時以授民事則歷象不可不謹也唐虞以來尚矣唐高祖有戊寅之歷高宗有麟德之歷中宗有景龍之歷明皇有大衍之歷肅宗有至德之歷代宗有五紀之

歷德宗有貞元之歷憲宗有觀象之歷穆宗有宣明之歷昭愍有崇元之歷自時以來至於梁唐日官之任缺焉晉高祖始用趙仁錡有調元之歷周世宗用王朴有欽天之歷當朴之成歷也王處訥謂之曰此歷可且行久則差矣既而果然宋興命處訥正之於是有應天之歷久之又差而苗守信等承詔定論於是有乾元之歷至道淳化之閒王睿鄭昭晏之徒屢校其踈密而日官韓顯符始定渾儀之器楊文溢增用甲子之數皆施行

焉

錢幣

興國初出河南鐵錢鑄農器以給流民而於江東之地始鑄銅錢民便之自樊若水始其後以鉛錫雜鑄雖歲增數倍而錢始麤惡自張齊賢始淳化之間趙安易請鑄大錢行於蜀自大臣皆以為不可而安易之辯不可絀既鑄非便天子卒斷而罷之焉

學校

宋興承五代之亂建隆初嘗命崔頌教國子始聚生徒講學天子使使者臨賜酒果以寵厲學者淳化中上始視學命孫奭講說命之篇天子嗟異久之

名教

唐氏五代之亂教化之事久缺雍熙初始勅羣臣用通喪之制至道之間近臣有不能養者上為賜錢使迎其母而使者亦言蜀人有仕於中州其父家居不能自存者天子驚嘆於是詔書遂下稱人子之義以風曉切責

而使執法舉不能養者定著於令焉

銓選

建隆初定考判之制著循資之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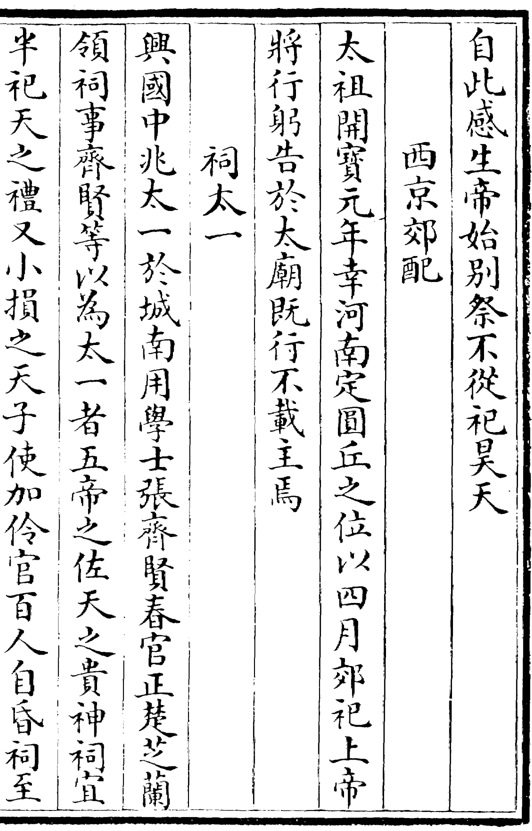
禮祭

博士和峴言禮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禮祭之名
禮臘之別名也漢乘火德以戌日為臘臘接也言新故
相接故田獵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致孝
盡虔晉魏同之唐以土王貞觀之際尚用前寅禮百神

卯日祭社宮辰日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制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之宋興推應火行以戌日為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䄍不應於禮請如開元故事䄍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曰可

感生帝

乾德初用博士聶崇義之言以赤帝為感生每歲正月祠用壇其後又以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五帝皆從祀與感生帝祭同日既瀆且從祀禮殺失所以致崇極意



自此感生帝始別祭不從祀昊天

西京郊配

太祖開寶元年幸河南定圜丘之位以四月郊祀上帝將行躬告於太廟既行不載主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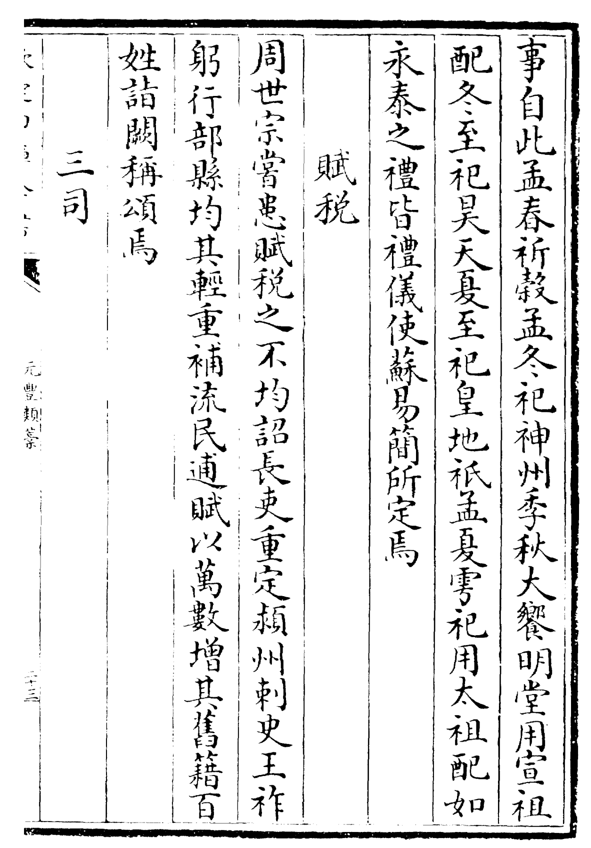
祠太一

興國中兆太一於城南用學士張齊賢春官正楚芝蘭領祠事齊賢等以為太一者五帝之佐天之貴神祠宜半祀天之禮又小損之天子使加伶官百人自昏祠至

明如漢制焉

郊配

太祖已尊四祖之廟郊祀以宣祖配天宗祀以翼祖配
帝及太宗繼大統禮官以為王業所興自太祖始故興
國之初天子再郊皆太祖配天及欲封泰山扈蒙建白
以謂嚴父莫大於配天宜以宣祖配天太祖配帝其後
封禪之禮輟而雍熈之郊遂用蒙議學者病之至淳化
之春合祭天地於圓丘遂以宣祖太祖同配如永徽故



事自此孟春祈穀孟冬祀神州季秋大饗明堂用宣祖配冬至祀昊天夏至祀皇地祇孟夏雩祀用太祖配如永泰之禮皆禮儀使蘇易簡所定焉

賦稅

周世宗嘗患賦稅之不均詔長吏重定潁州刺史王祚躬行部縣均其輕重補流民逋賦以萬數增其舊籍百姓詣闕稱頌焉

三司

鹽鐵戶部度支凡二十四案吏千餘人乾德定考課之法興國增判官之員淳化之間或專置一使或離為二司已又復之為三而副貳官屬之損益賖焉天子嘗召見其吏李浦等問利害之理浦等言七十餘事多見聽納於是三司使陳恕等皆以不勝任見讓而浦遂試用顯於世焉

俸禄

太祖哀憐元元之困而患吏之煩擾欲髙吏之行以便

民於是定俸户之制脩益俸之令太祖猶以爲煩民也於是出庫財以賦吏禄詔書屢出欲吏之有餘而無内顧之憂然後於義德備焉蓋其任人之知所先後如此

南蠻

南蠻於四夷爲類最微然動輙一方受其患至覆軍殺將與夫轉餉煩澈之久也則他盜亦緣而有大中咸通之間安南之變是也故爲政者不得不戒焉宋興嘗設廣捷之兵習摽牌之器其後又益澄海之師皆以備蠻

之為疆場害也盖及其輒動而我之所以威附之術可得而談者有用兵深入伐而克之興國之初翟守素之平梅峒是也有兵已克破赦而受之咸平之間曹克明之收撫水是也有計能屈之納以恩信章聖之世謝德權之靖宜州是也盖兵不足以克則赦不能以來計不足以屈則信不能以收此古今之通理而智謀者之所易覩也今溪洞往往為東南之憂而議者不謀威畧一欲懷之以利是見其一未見其二也

折中倉

折中之法聽商人入粟而趨江淮受茶鹽之給公私便之或以為敝濫既廢而歲失百萬之入端拱初復置以歲旱而止淳化中遂復之

榷易

宋興既收南越之地而交趾奉貢職海外之國亦通關市犀象珠璣百貨之産皆入於中國府庫既充有司遂言宜出於民始置榷易之塲歲收其直數十萬貫自此

有加焉

宦者

淳化中改黄門院爲内侍省而置昭宣使以王延德王繼恩杜彦鈞處之繼恩收蜀有功宰相欲以爲宣徽使天子以爲宦官不可令預政事切責宰相而置宣政使以命繼恩其後張洎居翰林請以藍敏正爲學士裴愈副之上曰此亂政朕方復古道安得踵此覆轍耶洎慙而退蓋祖宗之明理亂慎威福之漸如此焉

左藏

興國初左藏之財既充斥始分為三錢與金帛皆别藏典守者亦各異焉

賊盜

宋興既斂兵於内盜賊輒發而州郡無武備急則吏走匿自存天子常薄吏罷而言事者以為適然故盜起輒轉刼數百千里非天子自出兵往往不能格愚固異焉及覽近世之迹若宋璫守益州張雍守梓州秦傳序守

開州何郈守象州皆以區區一城抗賊之鋒不為不義屈於是知天子待吏盡恕道矣而吏之走匿自存者何其不自力也

漕運

宋興承周制置集津之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故用侯贇典其任而三十年間縣官之用無不足及收東南之地興國初始漕江淮粟四五百萬石至汴至道間楊允恭漕六百萬石自此歲增廣焉

文館

三館之設盛於開元之世而衰於唐室之壞五代尚武力雖存西館之署而法度畢矣宋興太祖急於經營收天下之地其於文儒之事稍集然未能備也太宗始度升龍之右設署於禁中收舊府圖籍與吳蜀之書分六庫以藏之又重亡書之購而閭巷山林之藏稍稍益出天下圖書始復聚而縉紳之學彬彬矣悉擇當世聰明魁礨之材處之其中食於太官謂之學士其義非獨使

之尋文字窺筆墨也蓋將以觀天下之材而備大臣之選此天子所以發德音留聖意也

屯田

自漢昭始田張掖趙充國耕金城曹操以區區之魏力農許下晉用鄧艾田壽春羊祜田襄陽杜預田荊州荀羨田東陽隋耕朔方之地而唐起屯振武皆内益蓄積外有守禦之利故能服夷狄兼隣國或定南面之業焉宋興當雍熈之間契丹屢為邊害天子念守兵歲廣而

趙魏失寧廢耕桑之務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後開易水疏鷄距修鮑河之利邊屯以次立矣然中國一統內輯百萬之師議者以為豈晏然不知兵農兼務哉天子乃遣議臣東出宿亳至壽春西出許頳轉陳蔡之間至襄鄧得田可治者二十二萬頃欲修耕屯之業度其功用矣天子尤意嚮之而任事者破壞其計故功不立

水利

自史起溉鄴田鄭國鑿涇水李冰以區區之蜀脩二江

之利漢興文翁穿湔洩鄭當時引渭莊熊引洛倪寛奏鑿六輔渠而白公注涇渭邵信臣廣鉗盧之浸自是已後王景理芍陂馬臻築鑑湖至晉杜預疏荆竞之水張闓理曲阿之塘宋人引渒魏人引河唐疏雷陂築句城除堰遏之害皆代天施長地力衣食元元而足公家之費故三代溝澮之法替而赴時務功此不可不重也聖宋當雍熈之間契丹屢為邊害天子念守兵歲廣而趙魏失寧廢畊桑之務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後開易

水疏雞距脩鮑河之利邊屯以次立矣然中國一統内輯百萬之師議者以為豈晏然不知兵農兼務哉天子乃遣議臣東出宿亳至壽春西出許潁轉陳蔡之間至襄鄧得田可治者二十二萬頃水之浸灌者舊迹皆可理

茶

唐正元初趙贊興茶稅而張滂繼之什取其一以助軍費長慶初王播又增其數大中中裴休立十二條之利宋興茶鹽之法屢有變易而茶法幾至大壞景德中嘗乘邊備

之急而倉卒變法髙塞下入粟之虛直易江淮茗荈之實共厚利悉歸於商人矣是時議臣請以見緡入中而天聖初又設三說之法入見緡金帛則官雖為便而商者不通用三說則官有七倍之損而香象之貨居積停滯公私皆失其利焉景祐康定之間又增以鹽利為四說雖公家虧於半而賈販者復壅至皇祐中又用見緡之法雖壅滯稍去然調視小失固未免於乖迕也

黄河一作旅河

河自西出而南又東折然後北注於海當禹之行水功之所施者最多自大伾而北既釃為二至大陸又播為九然後為逆河以與海屬非屢散裂而順導之莫能為功葢其難如此故歴三代千有餘年無河患者以禹故迹未嘗變也至周定王之時禹迹遂改故河之為敗自此始自是之後言治河者尤衆有欲索故迹而穿之許商解光之説是也有欲出之胡中齊人延年之説是也有以為天事可勿理者田蚡谷永之説是也有以為宜

空水衝以縱其決穿漕渠以通其勢者閼並賈讓之說是也有以為宜弛灌溉之防使水得自行者張戒之說是也有以為宜徙之寬平者王橫之說是也有以為宜計為隄防又以為隄防非古義者王延世平當之說是也凡此數者各乖異總之隄防之起自戰國西漢以來築作者輒復敗故務壅塞居水者最闇於用而復二渠則水之害去絶屯氏之河則害作故言河宜散裂倣於禹迹是當盛宋之隆河數為敗興國之間房村之決為甚

當此之時勞十萬之衆然後復理天子爲賦詩比瓠子之歌屬者雖有商胡之憂非曩時比也然天子大臣講求利害之理勤矣愚旣以爲隄防壅塞闇於用徼禹之迹爲可然水之爲迹難明久矣非深考博通心知其詳固難以臆見決策舉事也宜博求能疏川浚河者與之慮定然後施功則可以下安元元上追禹績矣

邊防

周世宗之時築李晏口立縣十二又築束鹿增鼓城莫

祁州遂自浮陽至乾寧之塞補壞防閼游口三十有六瀛莫以通作治之功自韓通宋興葺鎮州西山保障自王全斌而築保州威虜静戎平塞長城寨自劉遇太宗既平晉隳舊州遷之榆次又遷三交奪故軍之險而守之得敵人咽喉之地自潘美

平糴

使歲穰穀不賤出歲凶民不病食故平糴之令自此始李悝脩之魏以富强漢興耿壽昌開常平之法以至晉

齊不能廢後魏定和糴之制北齊築富人之倉隋人置監唐人置東西市之糴雖號名殊其為法一也當盛宋建隆之間始因河内之稔脩邊糴之事至淳化而天下之糴復大備

義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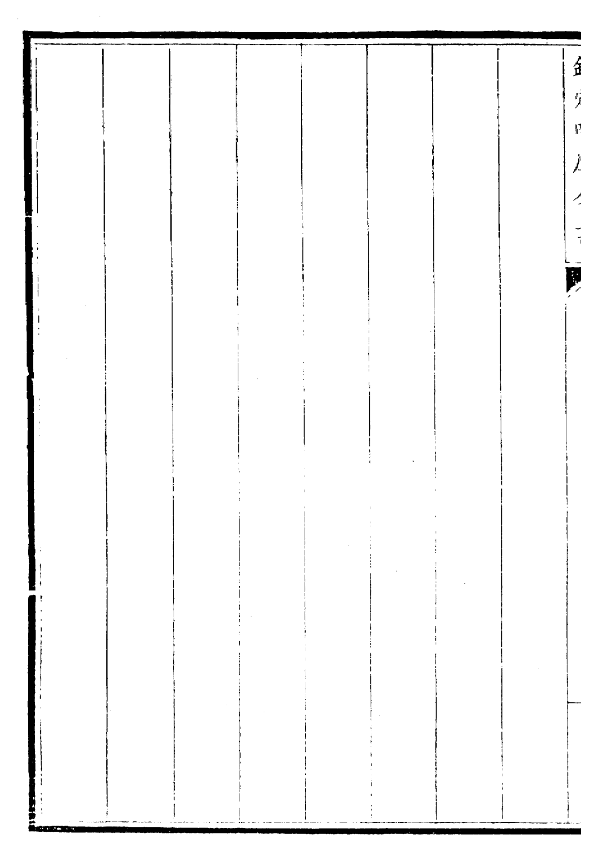
使歲穰輸其餘歲凶受而食之故義倉之法自此始長孫平脩之隋以富足唐用戴冑之言而復定著令高宗又開雜用之禁神龍之後綱理踈濶而義倉遂廢殆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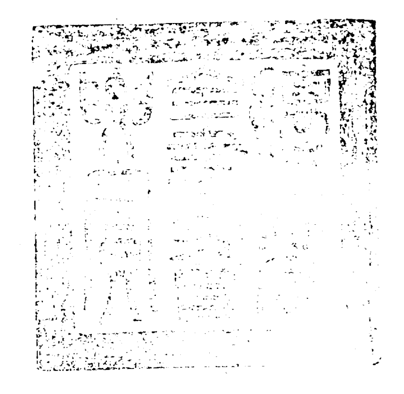
至開元自王公以下至於商人皆有入故義倉之實至六千萬以上自是後而衰宋興乾德之初天子哀歲不登而倉吏不以時出與民於是著發粟之制使不待詔令其後又病吏之煩擾而民憚輸轉之困又罷之至今上而舊制復行

元豐類藳卷四十九

謹案卷四十八第一頁前六行按此篇與隆平集中所載詳略互異其序事次第亦有參差

卷四十九第四頁後八行國工署刊本工訛公據周禮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貢生臣江長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豐類藁卷五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元豐類藁卷五十

宋 曾鞏 撰

金石録跋尾

茅君碑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真君固定録真君衷保命仙君皆漢景帝中元間人盈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至梁普

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時拜執金吾卿裒

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並解任還家脩

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為定録真君裒為保命仙君梁普

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孫文韜書

常樂寺浮圖碑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達撰

其辭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樂寺塼塔七層其

碑文今仆在襄州開元寺塔院其文字書畫無過人者

特以後周時碑文少見於世者故存之

九成宮醴泉銘

九成宮醴泉銘秘書省檢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爲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爲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證書記一參謀太子舍人甄濟撰判

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移井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為記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職卒不汙禄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為可喜而朝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黄門侍郎脩國史韋承慶撰太子少詹事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仕郎阮弘静與其屬人建徧學寺禪院故立此碑承慶有辭學

張易之敗時承慶以附託方待罪衆推令草赦書承慶援筆而成衆壯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監從討韋氏有功性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遒勁有法誠少與為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尚完尤為可愛也徧學寺於宇文周為常樂寺於今為開元寺

襄州興國寺碑

丁道護書啓法寺碑一興國寺碑一皆隋開皇中立啓法

寺今為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興國寺今為延慶寺在望楚山歐陽永叔云興國寺碑不知所在特見其模本於太學官楊褒家而此碑陰又有道護書襄州鎮副總管府長史柳止戈而下十八官號姓名其字尤可喜得之自余始世葢未有傳之者也

韓公井記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

者死行人雖渴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墻即鄢也此記今移在郡廨中故城改為墻者由梁太祖父烈祖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晉陸禕碑

晉陸禕碑此碑云禕字元容吳郡吳人其先家於陸鄉因氏姓焉顯考吳故左丞相禕赤烏六年召宿衛郎中轉右郎中左郎中治書執法平中校尉平義都尉五官

郎中騎都尉遷黄門侍郎封海鹽縣侯加裨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軍事又云委戈執笏入賔皇儲而異志云孫皓大鼎元年以陸凱為左丞相又云凱子禕初為黄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皆與此碑合而此碑晉泰寧三年立也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顛書記自開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為此序張顛草書見於世者其縱放

可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字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强為者書一藝耳至於極者廼能如此其楷字蓋罕見於世則此序尤為可貴也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

桂陽周府君碑幷碑陰歐陽永叔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爰寄生善吹笛援為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曰滔滔武溪一

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何毒淫周府君開此溪合真水桂陽人便之為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辨圖經但云周使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為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鸕鷀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桂水真水梨溪盧溪曹溪諸水皆與武水合流其俗謂湍峻為瀧韓退之詩云南下昌樂瀧即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有此語而史

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永叔云圖經不著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又有碑陰列故吏及工師官號州里姓名之材𥘉模以來永叔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字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所以貴乎博覽也永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鼎銘云惟十有三古二字月旁死魄君謨問十四月者何謂原

父不能言也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㕘人作㐲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學者又不可不知故錄見之於此也

唐安鄉開元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

右安鄉郡開元寺卧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張鼎撰扶風郡司馬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稱卧禪俗姓辛氏名順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昇進奏住河南開

元寺右脅而卧諸漏已無開元中詔隴右節度使張守
珪為就寺造淨土堂故為銘自河隴沒於羌夷州縣城
郭官寺民廬莫不毀廢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者
往往多在世皆以謂四方幽遠殊類異俗不知禮義出
於天性故夷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以其有罪福報應
之説余以謂四夷雖悉睢甚者及曉之以曲直是非悦
且從也固不可謂其天性無欲善之端是以虞夏之世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曁聲教則能令其信慕

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之説動之未若不動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徳所以為盛也

江西石幢記

江西石幢記觀察支使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來擇誤太和二年建自採訪使班景倩兼知黜中道為始判官已下皆列次姓名後石幢記都團練判官試太常寺協律郎李方玄撰太和七年建自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侍御史中丞裴誼為始副使已下皆列次姓名續石幢

記節度掌書記陳象撰光化三年建自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侍中潁川郡鍾某為始列副使已下如後記續立石柱題名記知節度判官胡順之撰天聖元年建自太平興國元年自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李幹為始至熙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葉均闕

辱井銘

辱井銘辱井有篆文云辱井在斯可不戒乎并下文共十八字在井石檻上不知誰為文又有景陽樓下井銘

又有陳後主叔寶辱井記云江寧縣興嚴寺井石檻銘莫知誰作也歷序隋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主自投井中令人取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束而上其末云唐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前單父縣令左轉此縣丞太原王以下闕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之山

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隕墜之害乃興功曹吏李旻定策勑衙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鍥燒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廣陿既成人得夷塗可以夜涉迺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於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翁嘗令澠池治崤嶔之道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仲約質夫為興州還京師得郙

閣頌以遺余稱析理橋郙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没之患而翕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録目跋尾以為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熈寧十年馬瑊中玉為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余始知其為李翕也永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字尤審然一以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闕疑其可忽歟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巳來名能畫者其筆迹有存於尺帛幅紙盖莫知其真偽往往皆傳

而貴之而漢畫則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圖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今又皆出於石刻可知其非偽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汧隴西南接於巴蜀為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為興州為成州成州則武都之上禄也郙閣立於建寧五年翕治崤嶔西狹郙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元豐類藁卷五十

附録

行狀

公諱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戸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禄卿母吴氏文城郡太君母朱氏仁壽郡太君公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為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歴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嘗為英宗實録檢討官不踰

月罷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衣銀魚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不行留判三班院遷史館脩撰管勾編脩院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四月擢試中書舍人賜服金紫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丙辰終於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换朝散郎勳累加輕車都尉元配晁氏光禄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

女子男三人綰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郎絅承務郎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愻悳愈恳恖䛠愻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元豐七年六月丁酉葬南豐從周鄉之源頭曾氏姒姓其先魯人至其後世避地遷於豫章子孫散處江南今家南豐者自高祖諱延鐸始也初蒧及參父子俱事孔子蒧樂道忘仕孔子與之參以孝德為世稱首而參孫西恥自比於管仲其世德淵源所從來遠矣至皇祖大夫以直道正言為

宋名臣皇考光禄博學懿文惇行孝友明古誼達時變位不配德著書垂後畜厚流長天以道德文章鍾於公身以佟大前烈開覺後嗣實命世之宏材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公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讀書數百千言一覽輒誦年十有二試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也未冠名聞四方是時宋興八十餘年海内無事異材閒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為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公齊名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

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蓋自揚雄以後士罕知經至施於政事亦皆卑近苟簡故道術寖微先王之迹不復見於世公生於末俗之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得足以發六藝之藴正百家之繆破數千載之惑其言古今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貶以就俗非與前世列

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才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者僶僶精覃思莫能到也世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者未能遠過也其為人惇大直方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為矯偽姑息以阿世媚俗弗在於義雖勢官大人不為之屈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輒與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忌嫉之然不為之

變也其材雖不大施而所治常出人上為司法論決重輕能盡法意繇是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及也為通判雖政不專出而州賴以治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乃俾鄉户輸錢助役其七年止後酒場錢有餘應募者利於多入錢期盡而責鄉户輸錢如故公閲文書得其姦立罷輸錢者二百餘户且請下詔約束毋擅增募人錢歲餞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

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喻屬縣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強盜賊而寬貧弱曰為人害者不去則吾人不寧齊曲堤周氏衣冠族也以貲雄里中周氏子高横縱淫亂至賊殺平民汚人婦女服器擬乘輿高力能動權貴州縣勢反出其下故前後

吏莫敢詰公至首取髙寘於法歴城章丘民聚黨數十横行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埋盜奪篡囚縱火無敢正視者公悉擒致之特配徙者三十一人餘黨皆潰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詠者屢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予袍帶酒食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郡中盜聞多出自言友詠智力

兼人公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
俗悍彊喜攻刼至是豪宗大姓歛手莫敢動怨攘屏迹
州部肅清無枹鼓之警民外户不閉道不拾遺閩粤負
山瀕海有銅鹽之利故大盜數起公至部時賊渠廖恩
者既赦其罪誘降之然餘衆觀望十百為羣既潰復合
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隷將樂縣縣嘗呼之不
出愈自疑且起踵恩所為居人大恐公念欲緩之恐勢
滋大急之是趣其為亂卒以計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

者幾二百人又擒海盜八人自殺者五人老姦宿偷相繼縛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公復請並海增巡檢員以壯聲勢自是幅員數千里無敢竊發者民山行海宿如在郛郭亳亦號多盜治之如齊盜為引去公為人除大患者既如此至於澄清風俗振理頽壞闢訟息綱紀具脩所至皆然也其餘廢舉後先則視其時因其便為之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亦不聽也河北發

民濬河調及它路齊當出夫二萬縣初按籍二丁三丁出一夫公括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省費數倍又損役人以紓民力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於魏視舊省六驛人皆以為利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藏之以十五萬計它州亦然既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逌得去襄州繼有大獄逮繫充滿有執以為死罪者公至閱囚牘法當勿論即日縱去幷釋者百餘人州人噪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

矣孰知非究乎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為殿最人賴以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詔為萬人備州縣暴賦急歛芻粟賈踴貴百姓不堪公獨不以煩民前期而辦又為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有條理兵既過而市里不知也福州多佛寺為僧者利其富饒争欲為主守賕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

補之授文據廷中却其私謝以絶左右徼求之敝民出家者三歲一附籍殆萬人闔府徼賂至良錢數千萬公至不禁而自止廢寺二皆囊槖為奸者禁婦女毋入寺舍明州有詔完城既程工費而會公至初度城周二千五百餘丈為門樓十故甓可用者妝十之四公為再計城減七十餘丈門當高麗使客出入者為樓二妝故甓十之六募人蒯棄甓可用者量酬以錢又得十之二凡工費甚衆而力出於役兵傭夫不以及民城成總役者

皆進官而公不自言也公嘗以謂州縣困於文移煩數民病於追呼之擾也故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案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至下里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幷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勾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因能而使公總覽綱條責成而已

蓋公所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為之令行禁止莫敢不自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囹圄屢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其於內所更官告院三班太常遇事不為苟簡革官告院宿敝尤多凡所規晝至今守之不改蓋公自在閭巷已屬意天下事如在朝廷而天下亦謂公有王佐之材起且大任庶幾能明

斯道澤斯民以追先王已墜之迹然晚乃得仕仕不肯苟合施設止於一州州又有規矩繩墨為吏者不敢毫髮出入則其所設施特因時趣宜固不足以發公之藴又況其大者乎公自為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繇是愛公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為公慊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既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微絶人

遠甚政事施張操縱雖出於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為之動也賴天子明聖察公賢欲用公者數矣會徙滄州召見勞問甚寵且諭之曰以卿才學宜為衆所忌也遂留公京師公亦感激奮勵欲有所自効數對便殿所言皆大體務開廣上意上未嘗不從容領納期以大任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脩撰既而復諭公曰此特用卿之漸爾近世脩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

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也故世不以用公為難而以天子知人明於屬任之為難也公夙夜討論未及屬藳會正官名擢中書舍人不俟入謝使諭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皇子延安郡王傭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至是上特以屬公在職百餘日不幸屬疾遭家不造以至不起始公之進天下相慶以為得人謂且

大用及聞公歿皆嘆息相弔以謂公之志卒不大施於世其命也夫公性嚴謹而待物坦然不為疑阻於朋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不悔也於人有所長奬勵成就之如弗及與人接必盡理有懐不善之意來者媿之益恭至使其人心悦而去遇僚屬盡其情未嘗有所按謫有所過誤抵法者力為辨理無事而後已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予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

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平生
無所玩好顧喜藏書至二萬卷仕四方常與之俱手自
讐對至老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録五百卷公未
嘗著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發既殁集其藁為元豐類
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後之學者因
公之所嘗言於公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初光禄仕不
遂而歸無田以食無屋以居公時尚少皇皇四方營飦
粥之養光禄不幸蚤世太夫人在堂閤門待哺者數十

口太夫人以勤儉經理其内而教養四弟相繼得禄仕嫁九妹皆以時且得所歸自委廢單弱之中振起而亢大之寔公是賴平居未嘗遠去太夫人左右其仕於外數以便親求徙官太夫人愛之異甚嗚呼天奪吾母不數月又奪吾兄何降禍之酷至於斯極也豈其子弟積惡罰不於其身而及其母兄使之抱終天之痛為世之所大僇耶不然吾母之賢也吾兄之盛德也相繼而殞所謂天道常與善人果何如也為子弟者不自滅身罪

固大矣又不能推原前人德善勞績託於當世之文章以明著之無窮是又罪之大者也矧公於肇屬則昆弟恩猶父師其於論次始終所不敢廢維公於葬宜有銘於墓隧宜有碑於國史宜有載輒不自知其迷謬忍痛輟泣謹述公歷官行事如左至於論議文章見於公集者後當自傳也此弗著特著其大節弗敢畧弗敢誣以告銘公葬若碑者且以待史官之訪焉

墓誌銘

公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
公之四世祖延鐸始爲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
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太宗真宗時上書言天下
事嘗見選用仕至尚書户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
夫文忠歐陽公爲銘其墓碑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
禄卿公生而警敏讀書過目輒誦十二歲能文語已警
人日草數千言始冠遊太學歐陽公一見其文而奇之
公於經微言奥旨多所自得一不蔽於俗學隨問講解

以開學者之惑其議論古今治亂得失賢不肖必考諸道不少貶以合世其為文章句非一律雖開闔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自韓愈氏以來作者莫能過谿慶歷至嘉祐初公之聲名在天下二十餘年雖窮閻絶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誦惟恐不及謂公在朝廷久矣而公方以鄉貢中進士第為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為英宗實録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初

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乃使鄉戶輸錢助役期七年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之且請下詔約束毋得擅增募人錢歲饉度常平不足以賑前期諭屬縣使富人自實粟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以入民賴以全活徙知齊州齊俗悍喜攻刼豪宗大姓多撓法曲隄周氏世衣冠以貲雄里中其子僭横至賊殺平人州縣莫敢詰公至首寘之法

歷城章丘民聚黨數十百人椎埋盜敓橫行無敢正視者公禽致悉黥徙之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設方畧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盜發輒得由是奸寇屏迹民外户不閉道至不拾遺獄以屢空會朝廷初變法公推法意施行之有次第民便安之後使者至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不聽也徙襄州州繼有大獄久不決有當論死者公閱其狀曰是當勿論何得留此吏不能對即出之緣而釋者百

餘人州人叩頭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寧知非寃乎又徙洪州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其不能具飲食衣衾者佐以庫錢師出安南道江西者詔為萬人備公獨不以煩民為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前期而辦兵既過市里有不知者已而它州以不函計擾民者皆得罪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章服時部中大盜數起南劒州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餘衆猶觀望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

桀者隷將樂縣又呼之不肯出居人大恐公遣使者以
諜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二百人海盜自殺與縛
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復請並海增巡檢員以
壯聲勢自是無敢竊發者民行山浮海如在郛郭召判
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城役有期公親巡行裁
其工費甚衆其力出於籍兵傭夫而不以及民城縣是
亟就數月徙亳州亳亦多盜公治之如在齊時公素慨
然有志於天下事仕既晚其大者未及試而外六州皆

劇處然公為之無難始至必先去民所甚患者然後理頽弊正風俗凡所措畫皆曲折就繩墨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與屬縣為期會以省追呼皆有法終其去州未嘗有一人至田里者故所至有惠愛既去民思之不已所為法後終不可改寮屬聞公名始皆嚴憚之久而察公廉平無私又未嘗有所按擿卒皆愧服福州無職田州宅歲收菜錢常三四十萬公獨不取以佐公錢後至者亦不敢取平居推誠待物坦然無疑於朋友喜盡言

雖取怨怒亦不悔自求補外凡十二年而不悦公者屢欲有以擠之然公奉法循理終莫能中傷頼天子聖明察公賢欲召用者數矣元豐三年徙知滄州過都召見勞問久之留勾當三班院公亦感激奮勵思有所自效數對便殿其所言上每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史館脩撰管勾編脩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近世脩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

公者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當上曰此用卿之漸爾因諭公使自擇其屬公薦邢恕以為史館檢討五年四月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紫章服始受命促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上數稱其典雅天下翕然傳之皇子延安郡王朘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上特以屬公九月遭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於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公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母曰

文城郡太君吳氏仁壽郡太君朱氏娶晁氏宜興縣君又娶李氏嘉興縣君三男子綰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郎綱未仕孫六人恕志愈忌恷憇公既卒上以綱為承務郎恕為假承務郎勑所在量給其喪事以七年六月丁酉葬公南豐從周鄉之源頭公於取舍去就必應禮義未始有所阿附治平中大臣嘗議典禮而言事者多議論歐陽公方執政患之公著議一篇據經以斷衆惑雖親戚莫知也後十餘年歐陽公退老於家始出

而示之歐陽公謝曰此吾昔者願見而不可得者也所著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性嗜書家藏至二萬卷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録又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平生論事甚多與夫所下條教可以為世法者不可悉著公少事光禄家甚貧犇走四方以致養既孤奉太夫人孝鞠其四弟九妹友愛甚篤宦學婚嫁一出公力公既以文章名天下其弟牟宰布肇又繼中進士科布嘗任翰林學士肇以選為尚書吏部郎中

與公同時在館閣世言名家者推曾氏公方遭時得君未及有為而不幸以殁士大夫為之相弔公之盛德抑復有以遺於後乎嗚呼曾氏其顯矣銘曰

曾氏在南三世有聞維祖維考始亨復屯畜厚潛深儒學之門迨公之興益顯於文奮躬力行道義之存公自布衣譽望四出既位於朝其剛不屈公久於外或留或徙誰其知之惟聖天子天子曰咨予惟汝賢典予史事五聖之傳公拜稽首臣敢不勉肇新有官左右慎選於

時中書命令所在帝曰往哉予言汝代凡百執事分屬列職肅然盈庭俯聽訓敕靖共夙夜以出謨猷四方鼓舞天子之休昔蒧父子見稱仲尼淵源有來公則承之矧公親逢聖人之時帝察其忠從容睠睞赫然榮名受祉未艾奄以艱去訃聞旣亟搢紳咨嗟相顧失色有存者言有遺者直惟兹之銘是謂不沒

神道碑銘

韓維

公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

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為建昌軍南豐人曽祖諱仁旺贈
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尭尚書户部郎中直史館贈
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右銀青光禄大夫
其履閲行實則有國史若墓銘在公生而警敏自幼讀
書為文卓然有大過人者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太平
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
校理兼判官告院又為英宗實録院檢討官出通判越
州屬歲饑公興積藏通有無老穉怡怡不出里閭鼓腹

而嬉擢齊州齊俗悍强豪宗大姓抵冒僭濫其尤無良者羣行剽刼光火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為伍謹幾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輒得市無攫金室無穴壞貨委於塗犬不夜吠徙知襄州州有大獄久不決公一閱知其寃盡釋去一郡稱其神明又徙洪州歲大疫公儲藥物飲食在所授病者民以不夭死師出南道江西者且萬人公陰計逆具師至如歸旣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

閩有大盜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往往屯聚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推埋剽盜依以為淵數公以方畧禽獲募誘亡慮數百人增置廵邏水行陸宿坦如在郛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州城公程工賦裁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具數月徙亳州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神宗察公賢留勾當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安危大計天子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

事遂以爲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

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上諭以此特用卿之

漸耳毋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

時除授日數十百人公各舉其職以訓丁寧深厚學者

以爲復見三代遺風今天子爲延安郡王其牋奏故事

命翰林學士典之先帝特以屬公九月以母喪罷六年

四月丙辰卒於江寧府年六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葬

於南豐從周鄉之源頭勑在所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

外謹嚴而内和裕與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必推揚其所長奬誘後進汲汲惟恐不逮其爲政嚴而不擾必去民疾苦而與所欲者未嘗按劾官吏所涖至於今思之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矣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勲累加輕車都尉母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稽郡太夫人朱氏遂寧郡太夫人元配晁氏光禄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瀛州防禦推官

知揚州大長縣事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事綱右承務郎監常州稅務二女壻卒孫男六人悊悳愈悬怤恕悊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無所好惟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讐定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録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既沒集其遺藁為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體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荆公介父相繼而出為學者所宗於是

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初光禄公歸家甚貧公竭力以養温凊旨甘無一不如志者既孤奉太夫人如事光禄教養弟妹曲有恩意四弟年宰布肇繼登進士第布肇以文學論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子固而位止於斯而壽止於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為不亡矣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蓄彌彌發為文章一世大驚哲人既萎邪説嗥吠公不

聽滎徑前無閡砋廞藥瘍抉昏剔膭波濤沄沄東入於海姬淪劉亡文弊辭靡引商召羽偶六駢四組綉芬葩不見粉米公於其間鷹揚虎視發揮奥雅揀斥浮累巍然高山為衆仰止栖遲椽曹翺翔書府如鶩之鵠如薪之楚出貳於越究問疾苦屬歲大歉稼荒於畒輿積於民發藏於庾既助既補裹糧含哺或謌或呼謂公父母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領目補葺利弊庭不留訟獄無濫繫勞之來之鰥寡以遂公殿海服有命來覲帝曰

汝賢毋遠王室其代予言汝且輔弼五聖大典唯公紬繹百官正名唯公訓勑忠言嘉謀入則造膝公用不既公志不卒偉望廣譽如星如日石可磷兮公名不沒

哀詞　　秦觀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協氣鬱而四塞兮與盛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氳而扶輿篤生我公兮以文章為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子爵而鄁封逮去邑而為氏兮季葉汨其南征祖騫翔而續著兮考

踡跼而文鳴公既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既輕車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奥秘兮約六藝而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窅寞挽天河而一瀉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揚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辰來遲而去速兮固前脩以踆𩍐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公之忠誠兮即商墟而賜環紬史牒乎東觀兮裁誥命乎西垣典章絶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

兮配維斗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艱而去國兮遂銜哀而即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爽靈之焉詣信百年纔斯須兮遒電滅而歘逝天不憗遺一老兮固搢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墻路貫江而脩阻兮曾莫奠乎酒漿悲填膺而弗鬱兮聊自託於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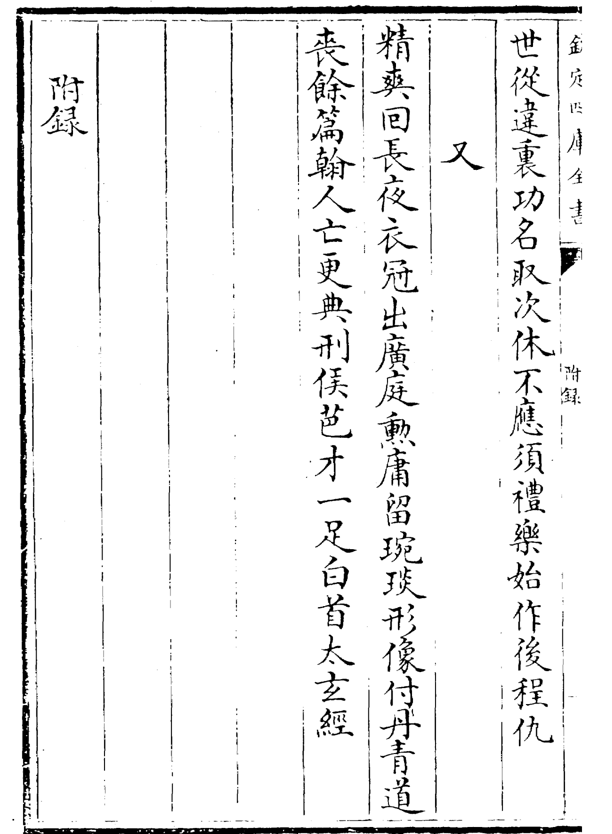
挽詞　　陳思道

早棄人間世真從地下游丘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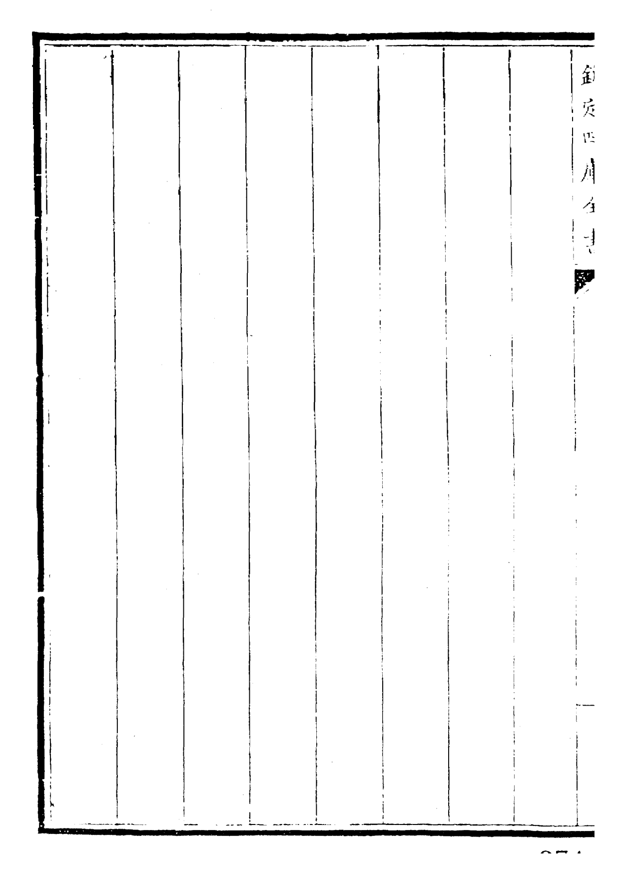
世從違裏功名取次休不應須禮樂始作後程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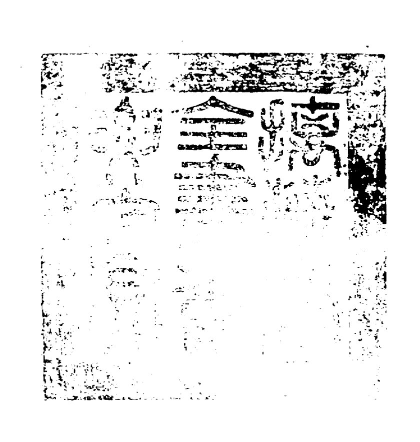
又

精爽回長夜衣冠出廣庭勲庸留琬琰形像付丹青道喪餘篇翰人亡更典刑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



謹案附録第二頁前六行初蔵及參父子倶事孔子刋本蔵訛箴據史記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貢生臣江長鍠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